

書林餘話

曹廣楨署端



序

余撰書林清話刻成後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
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已所論述
爲前所遺者拉雜存之書篋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資談
助旣不忍割棄又不成條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
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癸亥初秋記

書林餘話卷上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宋無撰人愛日齋叢鈔一云通鑑後唐長興二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



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仿其製作刊版於國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鏐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版則非李鏐書仿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卽鏐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

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
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鑿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
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
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
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版
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
皆爲版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印遂以爲始於
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
不絕斯文信矣

宋邵伯溫聞見錄十六云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
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

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
遷於州三年其資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
三年豪於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
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從孫仲容仲賓同登科仲
安次榜登甲科可謂有志者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云東坡倅錢唐日答劉道原書云
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
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
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
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鷗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
時熙甯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宋邵博聞見後錄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家伯寅公棗竹堂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於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昔時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刊版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版九

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宋蘇軾仇池筆記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其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十九云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

刻本無求

字曹倦圃藏鈔本
有求字今據補

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

誦其詩卽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膠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膠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春膠爲香膠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箸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耳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輝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談云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七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

通顯

又五云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張主一有春秋集注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華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

宋費袞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筭子學問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于臣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患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
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
散財爲急後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
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
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
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
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
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
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
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獲鬼草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廷效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
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
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
子孫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
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
二十六年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
勅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
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
川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
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
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宋朱弁曲洧紀聞四云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旣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饜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訓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

一作相欺

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四云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册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册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績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

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于紙葉後
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
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
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績也

宋洪邁夷堅丙志十二云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
平聖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
飲酒喧嘩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
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
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氣廓清至午黑雲倏
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
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懼失魂良

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黃氣經一時頃
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厖內五匠曰蘄州
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
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嗜酒懶惰急于版成
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
宋王明清投轄錄云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
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
故意令誤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
不可欺也如此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云今海內書
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

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曆閱大概
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所曆其賈人世業者往往
識其姓名聊紀梗概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篋走趨巨賈所攜故
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
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
紙貴故也

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
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啗故家有
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

此蓋然
內皆然

楚蜀交通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囊裝所挾

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又云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費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勿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又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書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
書置焉若棊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
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又云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彌
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
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
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
巷之中奇書祕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
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
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

興皆間值一二款中則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刻又舛譌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十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又云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

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
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又云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
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擁腫而最
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燕中刷書則用之
又云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
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蠶絕
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惟印記用之
又云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未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
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
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

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木刻者十不當鈔共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

自相較則不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又云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

五不當燕中三

此以地論即吳越閩書燕中三不當內府

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以其印其裝爲差

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

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版漫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

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

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又云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
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
漶滅而價增于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于
時者遇遇則重不適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
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
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
奏請官鏤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
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
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譌
誤世旣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譌繆者遂不可正

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版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尙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而不售矣

今書貴宋本以無譌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譌於宋邪余所見宋

本譌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又云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歛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

同

葉亦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

又云葉少蘊云世言雕版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版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鈔引揮塵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尙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

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爲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

詳

又云徧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尙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揮塵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版印書籍唐人尙不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

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版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版案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數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殫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

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卷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帙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迺而上之至于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

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書工亦有難

易也

又云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版至

少宜其焚蕩了然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目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又云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涵青箱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

金列於圖繪者雅尙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又云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
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庀宋刻書皆絕精余每
讀九友歌輒冷然作天際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
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
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又云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箸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
祕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尙十五六今廿載餘愧
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

北郡詞林
冠申陽藝

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掇香山秀才如灑水清
鏗然同謝眺迥矣邁陰鏗綺麗風應遠沉冥思更精建安

那用數大曆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名吾慚下里調焉敢應同聲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祕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惟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澱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又云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鳴皋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古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筴所藏往往與互易者
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尙甚
衆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永
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
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蟬精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
繁重未傳云

明陸容菽園雜記十云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
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
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
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

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歟

蔡澄雞窗叢談云國朝著作家其考訂之精確自顧亭林閻百詩兩先生外當以錢遵王何義門爲冠蓋錢何二公俱能購宋元善本及前輩讎校之本親自鈔錄勘對卽一字之亥豕必遍閱羣書互相引證故其評定諸書俱爲學者所宗錢有讀書敏求記四冊祕不示人時竹垞方箸經

義考欲假其敏求記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銀鼠裘賂其侍書竊出預備書人二十輩一日夕錄畢竹垞之好學古今所未有也惜義門無箸述流傳其所評選制藝行遠諸

集風行海內按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求記四庫全書箸錄澄殆未見耳義門讀書敏求記跋云絳雲未

一燼之先藏宋元至三九百餘部而錢遵古所不記同手披百目

覽出類而入每載自之攜靈王踪畢微露之竹精垞謀萃之於甚力矣終不既成見局既之應枕

宴召後遵二王典借私江左黃遵金翠裘與侍下書小垞史故啓客豫置酒楷高

好書詞生在數焉詞於室刻函致寫漸知返垞之詭當得且所錄其并流絕傳妙

於中外知也交竹垞得乃見者誓竹以垞檢之校跋士云江王纂成此方伯書遍祕召之

其諸侍名史士啓大篋得秦是淮編河命藩署吏錄夕并私得絕妙好詞既而予

以詞先時刻人遵記王當疑時之竹垞必為見聞設甚確而然柯之崇樸授絕人妙好義詞門

至序所略不云見往者與數朱種檢周討草竹窗坵絕有妙綜之選一撫也嗣散聞佚虞採山摘錢
 寫子多遵訛王迨藏再有三寫本參余始從釐子然煜為歸氏正族爰塔鏤版得假行歸之然據傳
 此則絕妙非詞竊鈔更遵可借矣鈔非竊記得稿也此向書藏揭非陽丁日則
 昌持靜齋與今已刻出門為類之同出張菊生侍郎元濟所獲資
 借讀一靜齋與今已刻出門為類之同出張菊生侍郎元濟所獲資
 有考改定若之正義本門恐其云事則皆是傳聞失實也
 嚴元照蕙楊雜記云成容若侍衛刻通志堂經解徐健菴

尚書錄刻三月而成侍衛畀尚書四十萬金故急潰于成
 通志堂侍衛之堂名也經解卷帙浩繁唯方望溪曾遍為
 點閱一過何義門悉以其付刻之原本與本之完缺及校
 勘失當者錄成一冊沈椒園按察刻行之錢廣伯曾以刻
 本示余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四云駢字類編書版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版片

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查至南薰殿見爐

坑內燒火坑出灰之坑有物貯焉命啓之版片堆積審之

則駢字類編版也核版短二千頁因奏請刻版千補之兩版

面刻字版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又云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殿之後

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

價符呪等書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爲貯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曆中畢昇爲活

字版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毗陵人初用鉛字

視版印尤巧妙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
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
鐫木單字二十五萬餘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賜名
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
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成
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鈔
錄已費不貲鏤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胡虔柿葉軒筆記云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皆鈔本每葉十
六行行二十一字長六寸寬三寸七分每本用寶二前曰
古稀天子之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載提要及總

纂名而列總校名於每本之末其面籤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淺絳柵木匣盛之

又云俞長城選名家制義首載北宋三人南宋五人王荆公蘇

穎濱楊誠齋陸象山陳君舉汪立信文文山其文雖不類近代所為八股然終

不知錄自何處且盡四書中文亦不似宋人所為蓋後人

譌託而桐川誤探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

刻經義模範文凡十六篇內惟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

王一篇見宋文鑑張才叔乃遇汝方作汝鳩汝方畝同

穎獻諸天子念哉聖謨有恭默斯道二句姚孝甯反復

禾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姚孝寧人享以享上帝利用賓

于王張孝祥我心之憂二句歸馬于華山之陽二句俾以

下形共旁十求五千篇餘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稱方得自楊升

菴則真偽猶未敢定也

明志有楊慎經義模範一卷

阮文達元杭州靈隱書藏記

三集經二室

云周官諸府掌官契

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

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
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
傳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于佛龕皆因寬
閑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
凡願以其所箸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
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鷲
嶺鬱岩嶢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
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
其閭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
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

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送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

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旣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

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復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
充補之

又焦山書藏記云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
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
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
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
之名山白少傳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
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
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庵巨超翠
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
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

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
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葺之此藏立則凡
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
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
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

廚

一印鈐書面及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檢查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煙錠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髣髴事亦微厥土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揜亭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

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
翔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
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又

集八經室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

宗秦

陳古華太守

廷

慶

石琢堂狀元

韞玉

三院長暨朱椒堂兵部

爲弼

蔣秋吟

太史

詩

華秋槎

瑞漢

何夢華

元錫

王柳村

豫

項秋子

塘

張

秋水

鑑

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五古一首云尙書未

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

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

隔匡岸岵嶢隱靈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室特修

建學人苦箸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箸錄何必弄柔翰舟

車易遺忘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
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
佚後每長嘆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
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
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
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
事心試共後人論旣泛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
鷺嶺風泉渙

按自曹石倉學佺有儒藏之說言藏書者每以爲一重公
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曆城周書昌編修永年作
儒藏說未知其說如何桂馥晚學集周先生傳云先生見

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賣田築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此文達以前倡儒藏之議者藏書與刻書本二事余前撰清話未及此然諸老先殷好事之心所望後之人紹述前修成此美舉靈隱焦山二藏究不知當日成功如何讀文達兩記一詩亦可想見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補記以告來學庶得有所觀感云

書林餘話卷上終

其出之至爲今昔辭以告來學
二書食本微數日無以應
謝等之亦微數日無以應
春通書其雖書本二書余前得南臨未爲孔烈
風不激激余微書特意區之矣
出藥書書則其書也升坐亦微書其中用
非獨其是始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書林餘話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石經爲經本之祖自漢熹平刻石立于太學鴻都當時如漢末人注經罕見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旣哭以人爲菑何休解詁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唐徐彥疏云今太學辟雍作側字者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太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旣哭以人爲側阮元校勘記云此卽東漢熹平立石之公羊傳也按漢末人經注惟此引一條何劭公與鄭康成蔡伯喈爲同時人不知鄭注禮時何以不及據後漢書蔡邕傳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據此知當時太學石經已爲人所重視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後魏正始立三體石經唐開成立十三經石經孟蜀廣政立十三經石經宋至和立二體石經高宗南渡立御書石經于杭州學宮此皆元明以前舊本今惟開成石經獨存次則高宗御書各經十存六七然開成石經一誤于乾符之修改再誤于後梁之補刊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興各相沿誤去古日遠僞體難裁余嘗欲據唐石經刊定四誤別爲善本以復古而信今歲月蹉跎有志未逮偶從莫楚生觀察處獲見縮刻唐石經木本止易書詩三經似是未刻完之本審其避諱缺筆當刻于嘉道間是固先得我心惜乎

未見全經卽此三經亦流傳極妙也
今世凡刻書闕文處用白匡或墨塊白者謂之空白墨者
謂之墨釘亦謂之墨等又謂之等字俗語謂留爲等此墨
等等字蓋謂留此以待補刻也此其由來甚古論語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闕文見於春秋者桓十四年經夏五
左傳杜預注不書月闕文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何
休解詁不詳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
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
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范甯集解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
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皆實錄顧其原文下

必有空白之處經孔子修之而始刪去莊二十四年經郭

公亦同蓋郭公下闕其名與事其無傳上文經云赤歸于曹左

公二句連郭公者何失地之君子也曹穀梁傳云何曹無赤也

何傳蓋名也禮諸侯自曹歸以下外歸正也左傳杜預注

氏不可通用于左古書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書穆天

子傳其中多方白匡皆闕文也前人往往不識大戴禮武

王踐祚机之銘闕皇皇惟敬口生啗口戕口盧辨注啗恥

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啗啗詈也口戕口注言

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此由

不識口為闕文而註以為口字然文義猶可通也若明人

鍾惺譚友夏古詩歸則強詞尤為可笑譚云四口字疊出

妙語不以爲纖

按文只三皇生口鍾譚所見之鍾云讀口戕口

三字竦然骨驚此真強作解人而不顧其立說之穿鑿矣
墨塊之本則自南宋時已有之如陳道人書棚刻唐人集
若李建勳李中丞集魚玄幾女郎詩麻沙坊刻纂圖互注
四子其中墨等頗多而尤以莊子爲甚又如元大德中所
刻白虎通論風俗通義二書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
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仍宋舊卽萬曆十年胡維新兩京
遺編又重雕元本雖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塊處正同是可
見墨塊之存留自有刻本以來卽有此例然余因此悟用
白匡者必出古書鈔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
刻本在校者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

闕文無從校補也昔嘗疑禮記投壺以○□記鼓節其○
□處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魯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
詞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闕佚故以○□記之在鄭氏作注
時旣不得別本以資校讎于是釋爲圓者擊鞀方者擊鼓
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節有圓點有方點故以圓者擊鞀
方者擊鼓若頻有圓點則頻擊鞀聲每一圓點則一擊鞀
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果如所言則經文何不直
截了當言之曰某時連擊某時一擊而必爲此煩瑣難記
之○□使人臨擊鼓時按圖索譜如射覆藏鉤之兒戲乎
是知○□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今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鶴雄書來問版本之事云者版有雙線單線白

口黑口魚尾耳子等名往往見於藏書家書目及諸家題跋文中不詳其義亦不知其在版中何處乞余答復余向撰書林清話以爲此等處無關要義故亦略之今松崎鶴雄越國修問請益不敢以其瑣屑置而不言因爲書復之略云書邊四圍之闌爲線版中上下處爲口版心有冂形爲魚尾邊闌上有小匡附着兩旁者爲耳子線有雙有單黑口有大有小何謂雙線如四圍邊闌內重出一細線紋者是謂雙線若僅有邊闌而無內線者是謂單線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線上在魚尾上下在魚尾下粗者填滿版心是謂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線是謂小黑口蓋所以表識版之中心以便折疊時有准繩也無此線者則爲

白口魚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兩歧者大抵雙線白口多宋版單線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尙黑口嘉靖間書多從宋本繙雕故尙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貴不亞宋元蓋以此也大抵此類版心書名祇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國初猶然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祇刻一橫線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黑線如元張伯顏本文選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類此則匠人以意爲之不爲定式也耳子以識書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經三傳

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經本其式猶存他書則罕見若釋藏之所刻支那本則每半葉一方圍中無版心直線魚口等明時浙中徑山寺雲樓寺所刻諸釋經釋典爲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時金農刻已作冬心先生集陳馮壽刻已作種榆仙館集用竹簡式作直線闌此則不古不今類於嚮壁虛造鏤刻雖精無吾無取焉爾

明人刻書有不見於藏書家志目題跋者如劉氏安政堂所刻書余撰清話以弘治甲子刻鍼灸資生經七卷爲其所刻最早者矣後見湘陰郭氏養知書屋藏有四明先生續資治通鑑節要二十卷題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劉氏校刊一行則前乎此七十五年蓋亦書林世業也獨山莫

楚生觀察藏有淮南高誘注二十一卷題正德己卯劉氏
安政堂刻本余從子啓藩藏有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
五卷題正德庚辰劉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間劉
守真傷寒直格論方三卷後集一卷別集一卷題嘉靖壬
辰仲秋七月劉氏安正堂刊此并向所希見者又王聞遠
孝慈堂書目載有孔叢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
見傳本書目宋林亦之輞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則
此外所刻爲前人所未箸錄吾輩所未目覩者不知尙有
若干種明時距今五六百年見聞不周已如此况遠而上
溯宋元耶

劉洪慎獨齋刻書極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頗爲藏書家

所貴重余藏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記云皇
明正德戊寅慎獨齋刊此向來藏書家所未及者按洪於
是年刻有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已載前撰清話此
二書皆卷帙極多者均於一年之中刻成可謂勇于從事
矣字體勁秀行格緊密二書亦正相類

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刻書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話所
列僅鄭端簡奏議十四卷東觀餘論三卷如是而已嘉靖
丙寅刻有廿四史論贊八十卷總目後有楷書長方牌記
云嘉禾項氏萬卷堂梓史記目後有嘉禾項氏刊于萬卷
堂一行其書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楨清平山堂刻有宋洪邁夷堅志江陰繆氏藝風堂

舊藏其書在歸安陸心源十萬卷樓刻本之外世以爲罕見矣從子啓奎有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爲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見箸錄者

明藩芝城藍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爲嘉靖壬子擺印者嘉慶中藏吳門黃蕘圃主事丕烈士禮居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記云續得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敘刻本與此差後一年敘中有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之語又云別駕唐公視郡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子原本將歸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陸本殊有不合知陸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陸本也惟陸本無敘唐本有陸之敘後人遂疑唐本出自陸本其實陸先刻一

年唐後刻一年實不侔耳余按黃說誤也陸本卽唐本唐刻而陸敍之唐自有跋題嘉靖甲寅蓋刻成後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後校改之故芝城本雖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緣唐本刻在壬子書初印出芝城卽據以擺印故其文多與陸敍本合必未經校改者是書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陸爲作敍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實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賁衲一敍敍稱南昌憲伯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斫多斫持示予讀大司馬中丞北川陸公前序暨公所爲序乃知所以爲墨者及所以讀墨子者據此可證唐陸非二本特黃氏所見或無江藩敍者故不能詳也墨子無宋本故明刻爲上藍印活字本土禮

居散出歸聊城楊致堂河帥以增海源閣公孫鳳阿舍人
保彝攜至京師爲潘文勤祖蔭借去文勤薨于位書遂不
復還世間亦未見第二本矣

刻舊唐書之聞人詮尙刻有三禮注疏余於滬肆得儀禮
注疏每卷首題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直
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檀刊行蓋當時常州刻本也聞人
詮刻舊唐書世稱善本亦無第二刻本故爲藏書家所珍
貴實則訛奪之甚先祖石君公諱樹廉曾假錢遵王曾述
古堂藏至樂堂舊鈔宋本以校聞人詮本逐葉異同不少
今此校本藏余從子啓峯處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硃記
月日以此例推三禮注疏亦未必有過於南北兩監本處

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十二作聞人銓云銓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寶應知縣擢山西道御史巡視兩關曆湖廣按察副使又云邦正箸錄陽明之門撰飲射圖解又雕劉昫舊唐書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聞人姓多餘姚人亦有聞人詮餘姚人而云弘治進士則誤也

毛晉家世及其行實余書話考之詳矣其子五人襄褒袞表辰辰字斧季爲陸敕先貽典壻藏書家多知之其餘四人余嘗求其遺事絕不可得近日崑山趙君學南以所刻峭帆樓叢書見貽中有陳瑚從游集二卷其下卷採褒袞表三人詩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華伯常熟人華伯

天性醞謹所居宅西南有古墓當道青烏家以爲來龍處說華伯夷之華伯笑不應加封植焉弟補仲早夭令次子爲其後視孀婦有加禮人皆以爲難家居遵司馬儀巫祝尼媪無敢造其室者其爲詩多入隱湖社刻中予選而梓之近有西爽齋唱和集人誦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備錄于篇袞字補仲昆湖子晉先生之仲子也子晉以能詩好古藏書鏤版名滿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補仲尤異敏不幸羸疾以天知與不知無不惜之補仲之爲舉子業也剗削陳言刻濯新異務爲幽深曲折縱橫自喜之論世俗鈔撮腐爛之習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課業寶晉齋同學畢至補仲輒談諧啁笑目中虛無人或竟日不肯下一

字至篝燈促膝則落紙如飛洋洋灑灑自成一家機軸雖
殫精竭思無以過也喜法書名畫精於賞鑒有可其意不
惜囊中金購之又極愛整潔地灑掃無纖塵筆床茶具必
方列明窗淨几命童子日揩摩數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
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閼閣云生平無嬖童侍女之好有嫠
婦竊窺歎其美丰儀疾避之嘗一夕宿于外或問之曰內
有乳媪吾以謹嫌也讀書能究心其奧質難曉者病少間
與予同論六書文字之學頗見原委又與瞿有仲極言天
文左旋右旋中曆西曆之辨必求勝後已蓋補仲志好高
不肯居人後使天子之年進未可量學未成而化爲異物
是以深爲可惜卒前一日予執其手而與之訣怡然曰某

無恙也語不及身後事對妻女無苦憐之色嗚乎可哀也
已予是以圖其像復刻其詩而傳之表字奏叔管子曰士
羣萃而州處間燕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則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誠哉是言也
汲古主人鏤書萬卷前人詩集當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
方攻進士業不暇以詩名而興會感觸輒有佳句驚人出
乎意想之外豈非所謂不勞而能者乎憶其初見予年十
二靜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當是時卽知爲稱其
家兒今易閨矣吾年漸老白首無聞而奏叔學日益進與
梅仙禹思寶伯輩鏃礪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詩爾室二字
顏其齋讀予大小學日程而篤信之曰此作詩之基也卽

更其名爲聖學入門書授之劄劂以公同志其勇於好善
又與人爲善如此年雖少倜儻多能治家斬斬早見頭角
舉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陳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
有確庵集曾爲子晉作傳從游集皆選其及門弟子詩褒
袞表皆從受業者也梅仙姓錢名嘏太倉人禹思姓張名
遡顏常熟人竇伯姓馮名長武常熟人從游集中皆采其
詩毛晉五子長名襄此以褒爲伯袞爲仲表爲叔而辰則
字斧季蓋襄早卒以次遞升襄無字殆年未及冠而卽天
與

汲古閣刻四唐人集流傳絕少顧湘撰汲古閣刻版考云
四唐人集內惟唐英歌詩一種最爲善本卽如席氏百家

詩內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讀汲古此本
真祕寶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傳毛子晉有一孫嗜茗得
洞庭碧蘿春患無美薪顧四唐人集版曰以此作薪其味
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據顧氏云云其流傳之少蓋版
早燬也余從子啓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刻本缺不及
百字顧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細校耳全唐詩於所缺者一
一臆補以汲古本校之無一合者當時編校諸臣謬妄極
矣汲古本余令啓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廣流傳今而後
可得吳詩真面矣

前載毛氏刻版有題綠君亭者爲二家宮詞三家宮詞洛
陽伽藍記等書余未知綠君亭之名是否爲毛氏題署近

得陶靖節集章次本一詩二賦三辭四記五傳六贊七述
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總評章評後有參疑集名下
第二行題明東吳毛晉子晉重訂末有天啓乙丑孟秋七
月東吳毛晉子晉識其版式與所刻宮詞一例然後知綠
君亭卽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閣又刻有影宋大字本
陶淵明集相傳爲東坡手書者後有毛扆跋雕刻極精後
來何氏篤慶堂章氏式訓堂縣人胡蘄門錫燕手書模刻
者皆從之出未見宋版原書也

初學記以明安氏桂坡館刻大字爲最善同時又以活字
擺印書之大小與刻本同此本流傳極罕余前撰清話考
安國世家據安紹傑輯安我素希範年譜云安國鑄活字

銅版印顏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余以爲初學記無活字本謂年譜所述不明晰後從子啓藩得一本卽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書本未經目覩不可臆斷如此又太平御覽有明人黃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錫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閩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慶二年至五年纔印其十之一二閩人散去於是潮人倪炳伯文居業于錫毅然謀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協力鳩工鑊諸梨棗三閱寒暑先是孫國子虞允一元力任讎校忽于隆慶六年捐館弗克終事苦於舛訛同年薛憲副應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繕寫付刻余旣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書得以版行爲天下公器據此則當時活字本未成而得

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萬曆黃正色此序又有萬曆甲戌小春吉旦蘇熟後學周堂謹識甲戌萬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識後未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閩中饒世仁游廷桂整擺其二行云錫山趙秉義劉冠印行其周堂識云是集從閩賈饒世仁等購得其半半在錫邑郡伯顧肖巖太學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請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閱未幾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懼先志之未酬丐諸名碩攷訂釐緝遂成完書又云今所得活版僅百餘部與顧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茲更加精校鋟爲不刊之典是所願也此本目錄卷一卷四一葉版心有宋版校正閩游氏全

銅省字

板活字

印一百餘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葉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饒氏全板活字印行壹百餘部余在滬市見一活字印殘本第一本目錄後有長方牌記云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兩行版心魚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閩游氏全板活字印一百餘部校余藏本目錄後無牌記殆爲一本于擺印時牌記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明刻本卽據活字印者爲底本故周堂識刻本活字印本均載之因此知活字印本爲全書黃云纔印其十之二三不確也近日滬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見數家字畫缺蝕不齊整與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容齋隨筆錦繡萬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爭爲

宋本以余所知將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時活字印書如此廣遠而皆在無錫一邑至今三百餘年無錫猶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數百年多藏書家皆鄉先達流風餘澤有以興起之也

書版辨宋元辨行字幾乎無義不盡矣然其版片之大小書體字之方圓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楊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譜之作所謂留真者於宋元舊本書摹刻一二葉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雖鑒別未精而其例則甚善繆藝風先生亦有續刻未竟已歸道山然留真二字名義殊爲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無不可以留真似非書所專有或有以爲書影者差爲名實相副然猶

類于法帖之響揚也近日瞿良士舉家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本書步楊繆之後每書印影數葉頗爲壯觀而其名則緣留真譜之舊因商之于余余以爲留真之稱不善應易名爲書範卽本蜀銅書範之義也蜀銅書範事無確據余前撰清話已辨之顧書範之名則雅而切較留真譜書影爲有依據惜乎余建此議瞿氏書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內閣中藏書并歸京師圖書館其殘葉爲書估所得好事者每收買之積成巨冊傅沅叔所獲尤多中多藏書家自來未箸錄之版本余慙慙沅叔摹印傳之是亦足供好古書者一嚮之嘗也已

明遺老龔半千賢畫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貴者百金日本

人尤珍貴之往往一幅值數百圓番餅銀價過於文沈多矣曩讀周亮工讀畫錄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詩向未見藏書家目載余從故家獲一部釘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張籍孟郊賈島張祐李郢張繼韓翃于鵠朱慶餘鮑溶秦系張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歐陽衰歐陽澥歐陽玘江爲寶叔向寶常寶牟寶羣暢略寶鞏陳通方許稷歐陽詹朱長文朱灣周匡物陳詡潘存實陳去疾邵楚萇吉中孚張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濇方干趙嘏曹唐周朴徐寅許琳王貞白項斯許棠溫庭筠裴

說李咸用楊衡黃滔馬戴翁承贊朱景玄凡二十家楊衡
集有賢跋云衡詩出是余中晚唐詩紀中之第七十二家
據跋則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僅中晚五十七家較周所
云爲多而較跋所稱尙少十五家不知余所獲爲未全本
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爲一家數首爲一家十餘
首爲一家者似是足數而成然其網羅散佚表章古人之
心在全唐詩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賢巨矣此本殊罕見
其版本行字頗精余所藏究不知殘缺否耶
乾嘉以來黃蕘圃孫伯淵顧澗蘋張古餘汪闃源諸先生
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慎遂使古來
祕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

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然古書形式易得氣韻
難具諸家刻意求工所謂精美有餘古拙終有不及由于
書法一朝有一朝之風氣刻匠一時有一時之習尙譬之
於文揚雄之擬經於詩東哲之補亡貌非不似神則離矣
海通而後遠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
書照印流傳形神逼肖較之影寫付刻者既不費校讎之
日力尤不致摹刻之遲延藝術之能事未有過于此者惟
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爲巨觀江陰繆藝風荃孫華
陽王息塵秉恩兩先生縱懇張菊生同年元濟以商務印
書館別舍涵芬樓徵集海內藏書家之四部舊本書擇其
要者爲四部叢刊卽以石印法印之繆王二人皆南皮張

文達門下士初擬按文襄書目畚問所列諸本付印詢之
于余余力言其非以爲文襄書目行之海內數十年稍知
讀書者無不奉爲指南按目購置今惟取世不經見之宋
元精本縮印小冊而以原書大小尺寸載明書首庶剗劂
所不能盡施版片所不能劃一者一舉而兩得之菊生以
爲善也其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版書甲于
南北主人瞿良士啓甲風雅樂善得余介紹慨然盡出所
藏借之影印京師圖書館之書則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
以相假江南圖書館所藏則光緒末年豐潤忠愍端方總
督兩江時購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樓者其中亦多宋元舊
本商之齊鎮巖撫部耀琳飭司館書者悉選其精善完整

之本在館印出余又從日本白岩子雲龍平向其國岩猗氏靜嘉堂假得宋本說文解字爲孫氏平津館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國第一孤本爲歸安陸氏皕宋樓售出今幸珠還不可謂非快事也同時嘉興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甯鄧正盦編修邦述獨山莫楚生觀察棠新建夏劍丞觀察敬觀皆與其事展轉商定自戊午創議迄壬戌告成爲書二千餘冊爲卷一萬有奇萃曆朝書庫之精英爲古今罕有之巨帙永樂大典分韻出于支離圖書集成搜輯無此精要書成藝風久歸道山不及見矣今以余撰例言錄存于此以紀書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倉學侏有言釋道二家彙刻經典累數萬卷名爲

藏經至於儒家獨付闕如誠爲恨事張文襄之洞勸人隨
舉書目答問中一類刊成叢書以便學者二公銳意及此
迄未有成鄙見以爲昌明國學端賴流布古書涵芬樓廣
收善本海內賢達勉以流通不吝借瓠之助冀成集腋之
功故不辭力小任重之譏毅然圖始區區之意學者諒之
彙刻羣書先宜決擇是編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幾經詳審
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僅如顧千里
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

明世彙刻如祁承燦淡生堂餘苑吳琯古今逸史莫不標
異名稱強分種類如經餘史餘合志分志等目終非簿錄
之恆言難作刊書之典要今依張海鵬墨海金壺錢熙祚

守山閣叢書之例以經史子集爲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四庫分類時有失當茲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

左圭百川學海別分卷帙毛晉津逮祕書強立集名頗涉于紛歧難于檢閱夫彙刻羣書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無義例今所不取

古書紀載行字濫觴于明季孫從添藏書紀要亦鄭重言之其後黃丕烈孫星衍顧廣圻諸人尤斷斷於此致辨近日楊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鈔本書每種刻二三葉爲留真譜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槩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編竊師其意悉從原書影印一存虎賁中郎之意一免魯魚三

寫之訛卽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
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真面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
士禮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禮改小原書黎庶昌古佚叢
書摹刻杜工部草堂詩箋移動行款茲編幸無此弊識者
鑒之
茲編於宋元明初舊刻書有名家影寫本有名人手校本
其有益本書實非淺鮮今悉附卷後爲校勘記或有硃墨
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偶錄一二部以存其真
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止擇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
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漢有皇清經解及
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徧茲恐挂一漏萬概不

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僞託者詩文集則取其已成宗

派者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

之虞楊范揭明之宋劉其初歸二唐或詩或文或理學支分之

榜五子實十乖子前後不七勝子大都聲氣標

算學兵書醫經在古人為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

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數種箸錄

以為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者足

以沾溉學林采錄雖簡引伸無窮雖非窺豹一斑要可嘗

鼎一鑿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册府元龜

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別印單行
茲編概不闕入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
之學術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擬彙集諸家藏書記目題
跋之屬別爲一編印行故茲於書目不錄一部金石一類
亦同此意

古書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
古今能有幾家茲編所錄各部如非宋元以前舊注凡近
人注本概不輕用

宋元舊刻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卽短卷缺
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疵類而以之影印則於讀者殊不

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閱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璧矣茲之所採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不貴貴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九經中三禮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茲

編於此類頗有鑒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刻本鈔本雖大體完善短葉缺文每不能免今茲所采多係舊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千載滋疑學者讀之不無遺憾故影印一書必羅致數本此殘彼足互借補全若數本俱缺無可取證者則傳信傳疑未敢妄作就希讀者鑒及微忱

明祁承燦藏書約論鑒書云垂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諒哉言乎茲編所錄集部較多初本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文襄有言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卽以國朝著

迹名家爲師茲之采及近人亦猶文襄意也
引取諸本出于借印者謹援漢人刻名碑陰之例箸藏者
姓於目下及本書之首以不沒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後涵芬樓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
北藏書家善本書此次已搜羅殆遍惟聊城楊氏海源閣
所藏宋本四經四史爲最著名之書當日楊致堂河帥以
增得之以四經四史名其齋可知其珍襲之甚公子協卿
太史紹和公孫鳳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書籍閉度
閣中久無人過問故此編所采四部善本獨不及楊氏之
藏又日本各圖書館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費不貲故
不能多借彼國支那學報載有神田喜一郎武內彥雄二

君評論所舉彼國舊本及指摘目載之本不善者甚中窺
窺余亦屢與菊生商之勸其不惜巨貲以成完美而主者
吝惜印費遷就成書又其中有循人請託而採印者如孔
叢子皮子文藪之類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風
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挾成見先儘涵芬樓所藏雖有
善者不願借印故此書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實非
余滿志躊躇之事今錄日本神田武內評論此書者附箸
于後亦足見彼國人之深于漢學在吾國今日殊罕見也
論四部叢刊之選擇底本

支那學一卷四號
神田喜一郎

四部叢刊之刊行實爲有裨學界之壯舉吾輩學生無不
同感此福音今讀其預定書目大旨合於出版之主旨四

部中重要書籍已網羅俱盡其選擇底本亦尙爲適當雖然論吾輩得隴望蜀之願則如此巨構於底本之選擇尤宜格外注意如羣書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顯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猶未周弘明集廣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徑山寺本稍稍近似實則當用高麗藏本世說新語用明嘉趣堂本亦未爲美善是應用日本圖書館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楊誠齋集爲繆氏藝風堂影宋寫本想由日本圖書館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寫而來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爲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爲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孫巨源原本之九卷爲佳又未

確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經傳集解之擬用翻宋本實不及日本圖書館宋嘉定丙子聞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記擬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學叢書本荀子擬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與其用此甯用古逸叢書之宋台州本范德機詩集擬用明刊本則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爲較佳以上云云因見預定書目思想偶及聊復饒舌幸此書尙須經一兩年始成竊願於此等處慎思熟審俾成一完美之大叢書吾輩認此書爲中國最有價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紹於讀者並略述區區之願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說四部叢刊

支那學一卷四號
武內義雄

自清末傳石印法中國出版界遂開一新紀元當時多密

行細字之書祇便考試攜帶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舉全廢編譯新箸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書甚夥翻印舊書之風亦漸盛於是一時不易得之書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四部叢刊尤有價值

四部叢刊實爲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冊數有二千餘冊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卽其選擇之標舉亦與向來叢書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爲吾輩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禮韓詩外傳說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如通志堂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

一切不採尤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爲精細於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並卽其原狀影印絲毫不加移易故原書之面目依然然而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

遜清考證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從風宋元本無論矣卽麻沙本及精本之殘卷零葉靡不寶貴四部叢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爲但以時代之先後爲尙以爲翻北宋本之明本優於南宋或元槧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禮與明翻之宋岳珂九經比較以爲周禮岳本勝徐本儀禮徐本勝岳本各自擇善而從此其可喜者也

舊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時有改小

原版移動行款之嫌四部叢刊則必影照原本泯魯魚之
弊名人校勘有裨本書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兩筆者
亦分刷兩次以存其真惟以規爲一定分寸之故間將原
本略爲縮小亦必詳記原版之寬狹大小於卷首務不失
其典型此亦是書之勝處至其甄采之材料則以商務印
書館年內蒐集珍祕之涵芬樓藏本爲主餘則自江南圖
書館北京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雙鑑
樓烏程劉氏嘉業堂江陰繆氏藝風堂無錫孫氏小綠天
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
元鄧氏羣碧樓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李氏觀槿齋海鹽
張氏涉園嘉興沈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等名家祕笈選

擇採錄

清藏書家以吳縣黃丕烈爲第一黃氏之書後移於汪士鍾之藝芸精舍汪沒歸常熟瞿子雍聊城楊紹和晚近則陸心源之皕宋樓丁丙之八千卷樓兩家藏書稱與瞿楊相頡頏四部叢刊中收採尤多之江南圖書館藏書卽八千卷樓之物而鐵琴銅劍樓亦多精本故瞿丁兩家之尤者大多網羅其中惟楊氏之書則一不入選陸氏舊本惟擬翻印一種斯爲憾事聞楊氏主人耽阿芙蓉頗斥賣家珍充其嗜慾其母嚴扃不令與人接陸氏書售諸吾國岩猗氏殆盡因是不得理或然歟是則得瞿丁兩家之影本亦不可謂非幸福而况藝風堂觀古堂之書傅增湘劉承

幹有名之祕本均得藉此書以見之尤爲無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評論實切中采用之失固無所用
其辨白矣然此編所得前人未見之本經部中如宋大字
孟子趙岐注十四卷康熙時藏梁蕉林相國清標家後入
大內此次由師傅陳伯潛太保寶琛領出照印其注中未
刪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僅從鈔本傳
得未見原本也周易王弼韓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爲宋
十行不附釋文本亦阮文達刻十三經注疏作校勘記時
所未見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
名臣言行錄十四卷與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
不同子部中如宋本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爲錢謙益

絳雲樓火後別存之本自陸貽典從錢氏校得後歸黃氏
士禮居刊入叢書其中異文與明以來刻本大有異同然
自陸氏未將舊注鈔出已失宋本之舊今得之京師圖書
館圖書館乃從內閣清理舊藏書所得世間僅此孤本矣
集部中如唐沈下賢集十二卷爲明繙宋九行十八字本
本附宋吳興三沈集後此雖明翻宋刻無異第二宋本也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爲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圓活字印
本是猶存廬山本之舊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爲南
宋陳道人書棚本土禮居舊藏 四庫全書總目所箸錄
者卷數與此同世行汲古閣八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只
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別矣元黃潛文獻集元時初刻本二

十五卷陸氏誦宋樓所藏後售之日本錢唐丁氏八千卷樓鈔有副本視四庫箸錄之明刻十卷本爲多丁書歸江南圖書館今得印出世間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學中說文解字汲古閣本行之百餘年至嘉慶中孫氏平津館仿宋小字刻本出學者乃恍然悟汲古閣本之非原本爲青浦王蘭泉司寇昶舊藏金壇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巖錫瓚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閣本撰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平津館本乃影寫王蘭泉本付刊其原本後歸誦宋樓陸氏子售之日本岩猗氏今從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續古逸叢書真不下真蹟一等也說文解字繫傳爲錢曾述古堂影鈔宋本乃壽陽祁氏刻本之祖讀書敏求記

所詔爲驚人祕笈者也。祁本經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間無有第二精本，故風行一時。錢氏鈔本本藏上海郁泰峯宜稼堂，揭陽丁禹生中丞日昌以賤值得之，歸其藏書處，持靜齋後人不能守，流入滬市，爲湖州張某所得。張固菊生同鄉，吝不允借，後以他書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鈔手不諳篆文，頗有筆誤。然是書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無由證祁本注文之誤。蓋大小徐說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謂無毫髮遺憾矣。

書林餘話卷下終

跋

古人著書多以一時采輯未廣積久聞見又多于是有補
續餘聞之作如宋洪邁容齋隨筆乃而至於五筆王明清
揮塵前錄亦有後錄三錄相繼次則沈括夢溪筆談皆其
先例也 大伯父文選君昔年既選書林清話播傳宇內
已爲當世士大夫所推重惟是此書殺青以來間有曆代
刻書掌故瑣記爲前書所無者閱時年餘又成此餘話上
下兩卷正待編爲巨冊不欲亟付梓民而客歲以不幸罹
難至是竟成絕筆矣人亡國瘁痛哉言乎 啓 益 兄弟丁茲
喪亂重懼遺稿散失遂乃攜入行笥悉數來滬以待他日
授之剞劂會劉師澹園有印書館之設亟用活字排印五

百部同時並印卽園讀書志數亦如之是役也曆百餘日而葺事其校讎譌奪劉師命啓及其家子弟分任之師蓋 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沉潛相承快覩斯書之流布也啓於家學毫無所得有媿前修展讀茲編愴然若失者殆累日已此外遺稿尙有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說文籀文考證經學通誥卽園學行記星命真原自訂年譜等書將漸次編校刊行庶無負于 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繫得以長留天地間然則是書之成固非嚙矢歟 大伯父耳順方強使其健在豈僅如王如洪如沈之撰述已哉戊辰四月從子啓峯謹誌